



# 续风流剑客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

ISBN 7-80527-257-3

1-102

定价:40.75元

# 续风流剑客

(下)

陈浩霖 李成光 著  
王贤文 林义山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1992年·沈阳

## 第十九回

### 岳清萍飞抓揭底破阴谋 路小峰冒险苦斗冲天雕

话说大喊一声跳上擂台的老英雄，正是北京一绝、二十二闪剑的第一位，江湖送号澄清宇宙九现云龙盖天第一手，岳朗岳清萍。

他怎么来到这里啦？

前文已经交待，他和一掌翻天美髯叟关廷然，护送宝灯进京，行至博陵古道，被一蒙面女剑客劫去，他和关廷然当场分手，关廷然往北找，他往南找，跟踪追寻那伙劫灯之人。关廷然还没有消息，他却追到江西，追进鄱阳湖，又追到凌花擂上。

他飞身上擂台，喝问擂台上的喊话人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喊话人说：“我是天山多日峰珍珠寺的佛门弟子，法名洪程，奉师命来到这里主持擂台。”

岳清萍说：“老朽想要寻根问底。你刚才说的宝灯，是什么宝灯？”

洪程说：“八宝珍珠荷叶灯。”

岳清萍又问：“宝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洪程张口结舌，没有答上来，只好来了一句，“无可奉告！”

岳清萍哈哈大笑说：“和尚，我有几句话，你可别生气。就凭你这两下子，能主持这么大的凌花擂？我虽然没有什么大本领，一生也参加过几次英雄擂。能够主持擂台的，必须

是光明磊落、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天下英雄才能口服心服。像你这种胆小如鼠的和尚，真话不敢说，假话连篇的骗子手，能当凌花擂的擂主吗？可笑天下英雄，不识你们的骗局，被你们骗来赴擂，真是笑死我了！哈哈……”

岳清萍一阵挖苦，加上一阵狂笑，把洪程弄得满脸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

台下真有捧场的：“对呀，和尚，你就说说吧，宝灯是从哪里来的，怎么敢挂不敢说呢？说呀，说呀！”

洪程站在台上，这就为难了。这盏宝灯的来历，他也不清楚。那是前天晚上，有人来找他师父法清和尚，说是为给凌花擂增光添彩，要把宝灯挂在台前的百尺杆头上，欢迎天下的武林豪杰。他不知那人是谁，只有法清师父详知内情。今天岳清萍在广大英雄面前，几句话把他问住了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洪程正在为难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高僧闪开，某家来也！”

声到人到，从西棚飞来一条人影，纵身跳上擂台，向洪程和尚一笑说：“高僧，请你下台去吧！”

洪程一看，来者正是挂灯之人，心中一喜，转身下台去了。

挂灯之人这才一笑说：“老前辈，要问宝灯的来处，我可以告诉你。这灯是某家从鄱阳湖里盗来的，你要不信，可以到东棚去问问鄱阳湖的大湖主胜仙童，他藏在龙凤岛上的宝灯丢没丢？他要丢了，就是某家盗来的。”

岳朗说：“好吧，就算你盗来的。那么请问，你贵姓高名，老朽也好认识一下盗灯的英雄好汉，不要埋没了你的英名。”

那人一笑说：“老前辈，你想知道我的名字，那也不难，

但是必须先上擂台走几招。你要胜了我，我才能报出名姓，你要胜不了我，老前辈，你就免开尊口吧！”

岳朗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想再问了。但有一样，我今天不是来打凌花擂的，我是寻访鄱阳湖盗灯之人的名字，你既然不敢报上名号，那就算了。”

岳朗说到这里，转身拉开架势，往擂台左边一站说：“请吧！”

那人一个飞身，单掌一伸，来个黑虎掏心，向岳朗胸前打来。岳朗一个白虎跳涧，闪身躲开，双掌一分，一个横断蓝桥，向那人腰间打去。

二人当场交手，打了起来。不到三十个照面，岳朗看准了机会，脚下一个螺旋步，单掌一个流星赶月，向那人头上打去。那人想要躲闪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正好打在头上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打了个万朵梨花开，死尸咕咚一声倒在台上。岳朗上前一步，飞起一脚，把死尸踢下台去，然后往当中一站，气不长吁，面不改色。

这时的凌花擂，台上台下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东西两棚的剑侠客，以及台前的观众，全都愣住了：这个老头儿怎么这么厉害呀，不到三十个回合，一掌就给打死了，还不知死者姓名！

马青峰看到这里，心里纳闷儿：我和这位老哥哥相处了几十年，他是有名的仁义剑客，从来不肯出手伤人，今天这是怎么啦，为何上台就开了杀戒呢？

沉静了不大一会儿，忽听有人高喊：“姓岳的，不要猖狂，某家一会！”

随着喊声，一条黑影跳上了擂台，气哼哼地站在岳朗面前。

岳朗看看面前的来人，年在五十左右，长瓜脸，小眼睛，一络山羊胡子在颧下撇撇着。上下一身青，青布包头，青缎子软底快靴，背后插着一口刀。他向岳朗一抱拳说：“岳老前辈，果然出手不凡，一掌就打死了周亮，得说是武功高强。但有一样，老英雄不要忘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古人立下的规矩。周亮是我的师弟，老前辈，讲不了，某家为师弟报仇来了！”

那人说到这里，呛啷一声，从背后拔出一口单刀，往胸前一横，一副玩命的架势。

岳朗看看那口刀，哈哈一笑，也呛啷一声，从背后拔出他的银龙宝剑，往胸前一横，银光闪闪，冷气逼人。

那人一惊，问道：“老前辈，你的兵刃可是银龙剑？”

岳朗一笑说：“不错，正是银龙剑。怎么样，对付你的销魂刀，还可以吧？”

那人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：坏了，这老头儿已看出我这口刀的来历啦！也就是说，他已看出我这口刀的秘密了，我今天非输不可！

岳朗的确看出那口刀的秘密了。因他已经七十多岁，闯荡江湖五十多年，江湖贺号二十二闪剑第一剑、澄清宇宙九现云龙盖天第一手，在中原的武林道上，哪门哪派的功夫，哪门哪派的兵刃，他了如指掌。那人刚才把刀往外一亮，岳朗就认识那是一口销魂刀，知道那人是五毒门的门徒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他曾经四闯五毒门，对五毒门兵器，更是了如指掌。

其实，那人的销魂刀，只是一口一般的钢刀，不过用毒药泡过罢了。因为刀身刀口，都发着冷森森的青光。如果被它伤着一点，破皮为害。被它划破一点皮，人也受不了，因

为刀上有毒。五毒门尽干这种用毒杀伤人的勾当，否则就不叫五毒门了。

岳朗掌中的银龙剑，不仅是一口江湖上驰名的宝剑，而且镀了一层厚厚的白银，是一口消毒剑。它和销魂刀碰到一起，就能把刀上的毒素给消了。过去有一种说法，敌对一方在酒里菜里下了毒药，用银筷子一试，就知有毒没毒。如果有毒，银筷子就发黑。这是古人留下来的经验。岳朗这口银龙剑，专门能破那口销魂刀，所以那人才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没等交手先害怕，不输才怪呢！

岳朗不认识眼前这个人。他当年四闯五毒门的时候，此人还不是五毒门的门徒。此人倘若知道岳朗是当年四闯五毒门的好汉，他绝对不敢伸手，转身就得逃走。昨晚儿老花子唐普拉月对善吉说过，这是一场报应播，大概说得不错。这个使用销魂刀的家伙，恶贯已满，应该报应了，所以明知银龙剑是他的克星，偏要认为自己武功高绝，要给师弟报仇。

那人突然一声冷笑说：“老前辈，我才不怕你的银龙剑呢！接招吧！”一个摩云盖顶，刷的一道青光，斜肩带背砍下来。

岳朗身子一扭，一个银丹西斜，躲了过去，没用银龙剑往外开架他的销魂刀。

那人看见岳朗只是躲闪而不挥剑架开，就势又来一个玉带缠腰，刷的又是一刀。

岳朗脚尖一点地，白鹤冲天，跳起八尺多高，那口刀又走空了。那人一回身，野马分鬃，砍向岳朗下落的双腿。岳朗早有防备，银龙剑往下一挥，一个海底捞月，呛啷一声，架开销魂刀，轻轻落在地上。

刀剑相撞，那人震得虎口酸麻。他的第四刀还没施展出



来，只听岳朗喊了一声：“且住！”

那人突然一愣，问道：“老前辈，有何话讲？”

岳朗说：“你三招已过，老朽已知你是五毒门的门徒，报上名来，老朽从不剑伤五毒门的无名之鬼！”

那人气咻咻地说：“不错，某家正是五毒门的。某家姓杨，青眼蛇杨明是也。姓岳的，不要口出狂言，看刀！”嘴里说着，上前又是一刀。

岳朗闪身躲过，一个飞身，掌中的宝剑刷的一道银光，疾似流星，快如闪电，向杨明胸前刺去。

杨明大吃一惊，急忙往外一闪，二人就在凌花播上交手了。前后不到二十个回合，杨明力不从心，觉得难以招架，转身就往台下跳。但是已经晚了，岳朗的银龙宝剑说到就到，一道银光射向后心，只听噗的一声，从后心刺进去，前胸露出半尺多长的剑尖。岳朗往后一退，拔出银龙剑，死尸咕咚一声倒在台边上。岳朗飞起一脚，又把死尸踢下台去。把剑往怀中一抱，依然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。

他的银龙剑，真是一口宝剑，剑上没有一点血迹，仍然银光闪闪，冷气逼人。

东西两棚和台下的观众，越发吃了一惊：这个老头儿太厉害了！尤其是马青峰，可以说是大吃一惊：这位老前辈，今天到底怎么啦？凌花播刚一开播，他就大开杀戒，跟往常的岳清萍大不一样！马青峰心里清楚：这位老剑客大开杀戒，一定是气疯了！

马青峰想得不差，岳清萍的确气疯了。他连毙二寇之后，又在台上叫号：“盗灯的，还有哪一位？”

一连喊了三遍，下边无人答应，也无人上台，他这才向东西两棚和台下抱拳说：“各路朋友，各路好汉，我岳朗闯

荡江湖几十年，只是以武会友，从不随意伤人。今天三大教在此设下凌花播，天下武林大聚会，虽然是个玩命之播，但是怕死的你别上播，武功不强的也别上播。正如主播人所说的，没有三把神沙，你别倒反西歧；没有弯弯肚子，你别吃镰刀头。我这是专指打播而言。至于西北三大教为何在此设播，目的是什么，老朽不想过问。即使有目的，也是各为其主。但是必须光明正大，以武会英才，不应苟苟且且地暗下毒手，干些小人的勾当。西北三大教，在江湖上很有名望，竟在凌花播搞阴谋诡计，对天下英雄暗下毒手，岂不把三大教主的名望全丢了？！”

岳朗一口一个小人之心，一句一个阴谋诡计，把三教的来人全都说愣了。特别是珍珠寺如意大法师的大弟子，凌花播的主持人法清和尚，心里更是一惊。想叫手下人问问怎么回事，没等手下上台询问，已经有人坐不住板凳了。

此人是崆峒派的掌门大弟子，圣手阴阳常飞常九江。他腾地站了起来，念一声：“无量天尊”，高声问道，“台上的岳老英雄，你不要胡说什么小人之心，什么阴谋诡计了。两位五毒门的弟子死在你手，那是他们的武功不佳，和凌花播没有什么关系，而且他们已命丧你手，怎么算是小人之行呢？又与大西北的三教有何相干呢？”

岳朗在台上哈哈大笑，问道：“西棚说话的道长，贵姓高名？”

老道一笑说：“贫道是崆峒派的常飞常九江。”

岳朗说：“原来是常道长，老朽失礼了。那么请问，这百尺高杆上的宝灯，可是你们叫人挂上的？”

常飞说：“不错，是我们叫人挂上的。它虽然是国宝，但它已经被盗来，挂在凌花播上，给凌花播增光添彩，正说

明凌花播的光明正大。将来灯归何处，以胜者为尊。谁在凌花播上取得最后胜利，谁就是武林之尊，这灯就归他所有，这有什么不对之处？”

岳朗笑问：“你说的这些话，可是三教的主意？”

常飞说：“不错，正是大西北三教的主意。”

岳朗说：“好，既是三教的主意，老朽今天就要失礼啦。天下群雄，你们都已听见了，我立刻就要揭露三教的鬼把戏。他们挂上这盏灯，只有一个目的，要害死御侠马青峰。你们来看，这就是三教的毒计！”

岳朗说到这里，伸手从锦囊里掏出飞抓。东西两棚和正面的观众，不知他要干什么，都眼盯盯地瞅着他。只见他抖手一甩，飞抓带着一条长线，飞上了百尺杆头，抓住了包裹的包袱皮。岳朗随手一抖，包袱皮抓下来了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蹿起一团火球，冒起一团黑烟，炸得粉碎。哪里是什么宝灯，原来是一个炸药包。

全场之人都惊得目瞪口呆。东棚里的群侠，除马青峰之外，都吓出了一身冷汗：唉呀，今天不是岳老英雄赶回来，谁去摘灯，必死无疑。

西棚里的三教之人，也都吓愣了。特别是老道常飞常九江，道一声：“无量天尊，善哉，善哉！”回头看着凌花播的主持人法清和尚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没等法清回答，岳朗在台上高声问道：“主播的，这就是大西北三教的光明正大吗？”

全场一齐呐喊：“问问他们，大西北的三教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大西北的三教好毒啊！”

“确是小人之行！”

“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!”

台下炸了，场上乱了，一哄声地质问三教的擂台主持人。

法清和尚脸上冒汗了。他用丹田之力喊了一声佛号：“阿弥陀佛!”好像打了一声霹雳，全场立刻静下来了，听他怎么交待。

法清对他二弟子洪程耳语了一会儿，洪程又抖身上上了擂台，向岳朗打了一个佛手说：“岳老前辈，贫僧有话在此说明。”然后转身对东西两棚和台下喊道，“各位武林好汉，各位剑侠客，请听贫僧说明一下。这灯原是五毒门掌门人的一位高徒，昨天在擂主面前提出来的。擂主亲自验看了宝灯，确是八宝珍珠荷叶灯，并不是一包火药。不料此人心怀毒计，今天竟然挂上了杀人的火药。贫僧代表擂主在此表明，三日内必定拿住此人，交给天下群雄发落。如果三日之内交不出此人，我珍珠寺的全体和尚，情愿在群雄面前请罪。杀刚存留，悉听尊便，以明了是非。另外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别给他人留祸殃。我希望那位偷梁换柱的好汉，请你自己上台，说明你的用心。你要真敢站出来，那才是真正的武林英雄，省得三教为你背黑锅。岳老前辈，你给凌花擂办了一件好事，我代表擂主向你致谢，请老人家下台去吧。”

岳朗一听，话已说到这种程度，而且害人的包裹已经炸掉，不好再说别的；这才一笑说：“高僧，出家人以慈善为本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。杀生害命是佛门的大忌，这台凌花擂是不是打下去，望出家人三思。”

岳朗说完，这才转身跳下擂台。全场人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他。他一步跨进东棚，大湖主胜仙童急忙站起来，抱拳一礼，把他迎到跟前。岳朗一笑说：“大湖主，刚才这件事，

真是小人之心哪！”

胜仙童哈哈一笑说：“岳老前辈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天不是岳老剑客赶到这里，当场揭露挂灯的真象，我鄱阳湖必定有人命丧百尺杆头。但不知老前辈怎么知道包裹里有诈？”

岳朗一笑说：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还要在大湖主面前请罪呢。”

胜仙童一愣：“请罪？请的什么罪？”

岳朗说：“我没向你大湖主打招呼，私自溜进你的鄱阳湖住了七天七夜，没花一文店钱，也没花一文饭钱，你不怪罪，我也应该请罪吧？”

胜仙童这才明白请罪的意思，哈哈一笑说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倒欢迎你常去岛上作客。那个盗灯之贼，叫什么冲天雕的，盗灯之后还留下一张纸条，你已查清了吧？”

岳朗打个唉声说：“那个盗灯之贼，我不禁查清了，而且跟他好几天了。他为了炸死马青峰，特意去了一趟都昌府，在鞭炮铺买了一包火药，包又包，裹又裹，安上了药捻儿，今天当做宝灯挂出来了。他还花了一笔高价，买了一盏非常华丽的彩灯，也拎回来了。”

大家听得一愣：“他买华丽的彩灯干什么？”

岳朗说：“用它去唬凌花播的播主啊。你们知道，破了玄天八卦楼，在护灯进京的前夜，宋天亮已将宝灯拆开，装进四个锦囊里，由我和关廷然以及马仁与公孙文秀四个人，挎在肋下，护送进京。半路上被劫之后，关廷然往北追赶，我往南追寻，一直追到江西，才听说劫灯之人把宝灯送进了鄱阳湖，我也跟着潜入鄱阳湖。马青峰和夏柳青进湖的情况，我也看见了，但我没有站出来。后来，一个外号叫做冲天雕的飞贼，潜入鄱阳湖，杀了守护宝灯的喽兵，把宝灯盗走

了。我脚跟脚地撵出来，想跟那人决一死战，以便抢回宝灯。因为那人武功特别高强，还练就两只黑痧毒掌，已到炉火纯青的程度，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，伸手也抢不回来，所以只能跟在后面查看他的行动。他从来没有见过八宝珍珠荷叶灯，不知怎样才能串联起来，所以才去都昌府买了一盏假灯和一包火药。今天开播，他昨天派人把华丽的假灯送给播主看了，要求挂在百尺高杆上，以给凌花播增光添彩。这次凌花播，中原的五大教都不参加，播主感到很孤立，有人给他送来一盏宝灯，而且是皇宫的国宝，当然喜出望外，当场就点头答应了。不料那人偷梁换柱，今天挂上了一包火药，用来引诱马青峰。因为马青峰率领群侠，正在到处找灯，看见宝灯挂在那里，一定要上去摘下来。往下一摘就拉动引信，轰的一声爆炸了，可以当场炸死马青峰。我一看不好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上台就给捅露馅了。”

“唉呀，真险哪！”

大家听完，又出了一身冷汗。

马青峰问道：“那个盗灯之贼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岳朗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听说是从海外归来的，手下人只叫他冲天雕，没有喊他名字的。”

刚刚说到这里，忽听播台上有人叫号了：“岳老前辈，你今天在凌花播上露脸了，不仅连伤两条人命，还用飞抓抓响了火药包，真可说是凌花播上扬名了！某家不才，想要领教领教，不知老前辈能否上台再献绝艺？”

岳朗一惊：是谁口口声声找我岳朗啊？他站了起来，刚要上台，胜仙童按他坐下说：“老前辈，请坐吧，已经有人替你上去了。”

岳朗往台上一看，“啊”了一声。他已认出来，飞身跳上

凌花播的，是月虎滩的少滩主，当今皇上的御妹夫宇文鲜平。他是奉了夫人翠阳公主之命，前来帮助马青峰寻找国宝。他第一次受命于夫人，前往南京，帮助马青峰破了玄天八卦楼；第二次受命于夫人，前来帮助马青峰应付凌花播。他今天赶到这里，看见岳朗飞抓破了包裹之谜，消除了害人的火药包，心里特别佩服岳清萍。又见有人上了擂台，还向岳朗叫号，他就来气了。特别是叫号之人也是五毒门的，他就飞身上擂台，高声叫道：“占道长，岳老前辈已经很累了，你不该乘人之危继续叫号。你打胜一个劳累之人，有什么光彩的？来，来，某家愿和占道长走上几招。”

站在擂台上的老道，是五毒门的少门掌占青轩，江湖送号先天手、瘟癘道人。此人虽是五毒门的少门掌，江湖上却很少露面。绰号虽然不雅，为人却很正派，不是那种杀人放火的奸淫之徒。他这次来到凌花播，本来是想看看热闹，顺便游山玩水，清闲一番。但是刚一开播，岳朗就在台上打死五毒门的两个弟子，他就有了想法。死的两个人虽然是五毒门的弟子，但已很长时间不知去向了。今天为何跑到凌花播上，一个挂灯的，被岳朗一掌打死；一个报仇的，被岳朗一剑刺死。还把两具死尸狠狠踢下擂台，好像和五毒门有多大仇恨似的，难道当年四闯五毒门的仇火还没消失？后来看见岳朗飞抓破了谋害马青峰的毒计，他心里也很生气，因为这绝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。但他有个疑问，听说此灯是从鄱阳湖里偷来的，他有点不相信。据他所知，五毒门的门徒还没有那样的高手，敢上鄱阳湖里去盗灯。他想来想去，就跳上擂台，会会岳朗，给五毒门争口气，顺便打听清楚，被打死的两个人，究竟是不是盗灯之贼。不料上来的这位，却是几次会过面的熟人，月虎滩的少滩主宇文鲜平。他抱拳一礼：

“无量天尊！来者可是宇文少滩主？”

宇文鲜平抱拳回礼说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宇文鲜平。老仙长，不料又在凌花擂上见面了。不用说，老仙长是为门人弟子报仇，才找岳老前辈交手吧？按理说，我今天不应上台和老仙长交手，但因岳朗不顾个人安危，飞抓破阴谋，揭露了暗害群侠的毒计，是武林界的大恩人，怎能继续上台拼命呢？某家不敢报号武林英雄，但身为武林的一员，不能不知恩、义、德三字，所以上台与老仙长一会。”

老道一听，打个唉声说：“少滩主，我是以比武为名，想找岳朗问个明白，他怎么知道杆头上的包裹有毛病？盗灯之贼究竟是何人？如果真是五毒门的门徒，我情愿在凌花擂上清理门户，决不食言。”

宇文鲜平一笑说：“你想要问明这个情况，在台下去找岳清萍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老道语塞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台下有人高声喊道“呔！台上的老道，你若不斗就下来，某家会会少滩主！”

喊声一落，从台下蹿上来一位。老道一愣神儿的工夫，那人已经来到跟前，推他一下说：“老仙长，请你下去吧，我与少滩主一会！”

宇文鲜平以为那人和老道有交情，不料那人只是一推，老道好像挨了雷击，在台上晃了几晃，栽了几栽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咕咚一声倒下了。

宇文鲜平突然一愣，那人又伸手奔他而来。宇文鲜平往外一闪，喝问一句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叫你看看，老道是怎么倒下去的，为什么大口吐血？还没交手，你就怕了？”



宇文鲜平急忙一伸手，从背后亮出宝剑，横在胸前。那人继续往前一扑，他用宝剑往外一开，那人倒退了两步。

这时老道已经爬起来了，身子站不稳，晃晃悠悠地说：“宇文老前辈，你要多加小心，他是毒掌！”

那人哈哈大笑说：“占道长，你不是想要清理门户吗？我就是接管五毒门的门掌。你不配再做五毒门的少门掌，因为你的门人弟子被杀，你不但为弟子报仇，反倒清理门户，要你何用？今天清理五毒门，首先由你开始，先把你清出去再清别人！”

那人说到这里，又上前一步，要打第二掌。如果打上第二掌，老道占清轩就没命了。

宇文鲜平一看不好，丈剑拦住了去路。那人不想马上跟宇文鲜平动手，所以躲着宝剑去追打老道。

东棚里的岳朗大吃一惊说：“唉呀，那人就是鄱阳盗灯的冲天雕！”

马青峰一听这话，更是大吃一惊。那人如果真是冲天雕，宇文鲜平非吃亏不可。他急忙站起来，刚想上台去救宇文鲜平，忽听台下响起一阵清脆的喊声：“呔！毒手怪客，休得猖狂，小爷来也！”

嗖的一道白光，一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，手持单刀，干净利落地跳上了擂台。

马青峰一声惊呼：“唉呀，路小峰回来了！”

大家一看，站在台上的小伙子，真是路小峰。他离开南京八个多月，一直音信皆无，今天突然回来了，而且跳上了擂台，压在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都松了一口气。

大家松了一口气，马青峰却担着一颗心。不仅担心，而且急坏了：你路小峰刚刚回来，不知凌花擂的罪恶目的，也